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 约瑟夫·普利策

敬言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

# 约瑟夫·普利策

敬言 编著

海南出版社

##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 90 本）358.00 元

##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军旅生涯与圣路易斯发迹 ..... | (1)  |
| 第二章 | 拥有自己的报纸 .....     | (22) |
| 第三章 | 《世界报》与总统选举 .....  | (46) |
| 第四章 | 多事之秋 .....        | (73) |
| 第五章 | 为新闻使命而战 .....     | (99) |

# 第一章 军旅生涯与圣路易斯发迹

1847年10日，约瑟夫·普利策出生于匈牙利马科城。这城坐落在布达佩斯东南125英里的地方，是个繁荣兴旺的商业城市。他的父亲菲利普·普利策是有教养的匈牙利马札尔犹太族粮食商人。他的母亲结婚前叫路易斯·伯杰，是奥地利—德国混血美人，天主教徒。她有3个兄弟，都是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些无疑是“美满家庭”的标志。约瑟夫·普利策原有兄弟姐妹四人，老大路易斯童年夭折，剩下约瑟夫和比他小四岁的弟弟艾伯特，还有最小的妹妹伊尔玛。1853年，菲利普·普利策积攒了足够的钱，就退休了，并把家迁到布达佩斯。他为孩子们聘请了私人教师，让他们学习法语和德语。

但是，两个儿子都是任性的个人主义者，尤其是冲动而热情的普利策，他的父母都管教不了他，但他们还是想管。他很容易冲动发怒，以致他那细高个子都令人担心，正如他后来说的小幽默一样，当他的母亲要打他耳光时，他还得弯腰。不久，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母亲又与布达佩斯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布劳的商人结婚，这使他很不愉快。虽然普利策童年的事几乎不为人们所知，但是人们猜

想这些往事对他的个性产生过影响。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令人吃惊的，他最突出的性格就是具有拿破仑式的野心。这一野心使他头脑敏锐，但也最终摧垮了他的身体。

他不满 17 岁就渴望独立，要求独立的本性给了他无穷的力量。1864 年初，他在俾斯麦反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微妙行动的鼓舞下，矢志申请参加奥地利军队。但军方以他年龄幼小、双目近视和身体瘦弱为理由不予录取。他并没有灰心，又到巴黎报名参加驻墨西哥的法国军队中的一个外籍军团，当时路易斯·拿破仑正在那里支持宝座不稳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军方又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他。他又到了伦敦，希望参加驻印度的英国军队，结果亦未能如愿。从来不屈服于“否定”回答的小伙子约瑟夫·普利策又来到德国汉堡，争取当一名海员，结果又遭到拒绝。

不久，在汉堡，一些为美国联邦军征募新兵的代理人，为了得到联邦政府的补助金，招收任何能走路的人当兵。这里居然有招募他当兵的军队。约瑟夫·普利策很快就与一群移民一起乘了一艘污秽的轮船横渡大西洋，于 1864 年 8 月、9 月间抵达美国波士顿。他想把自己的津贴攒起来，不愿让征兵代理人从中渔利。在波士顿港口，他趁夜晚从船上跳到海里，游到岸边，扒上去纽约的火车。9 月 30 日，他应征加入了林肯的骑兵团。

谢里登的骑兵部队在大道上跨哒跨哒地行进，约瑟夫·普利策就缩在队伍的后面。他是纽约林肯第一骑兵团的骑兵也许在那片蓝色海洋中，他看起来最不象士兵。他刚满十八岁，六点二五英尺的个头，骨瘦如柴，鹰钩鼻子，下颏翘起，几乎要碰到鼻尖。他的喉结硕大无比，眼睛从廉价的眼镜后

面射出一束淡淡的目光。他虽然会讲匈牙利语、德语和法语，但对英语却只一知半解，他所在的骑兵团大都是德国人。为了参军，他虚报了年龄，后来想起来就感到后悔和痛苦。在8个月的服役期间，他成为谢里登部下的一名年纪最小的得力士兵。他在安蒂奥克和其它一、二个地方参加过小规模零星战斗。后来他很少谈起此事，而大部分时间他却充当了L连的替罪羊。普利策属于那种脾气古怪、性格独特的人，士兵们把他当作恶作剧或开粗俗玩笑的对象。他聪明、傲慢、感情冲动、性格古怪，不具备那种能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直至最后胜利的忍耐性。对他来说，战争正如谢尔曼描写的那样残酷无情。有一次，他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揍了惹事生非的军士，要不是拉姆齐上尉，普利策可能会因此而遭殃。因为拉姆齐上尉很赞赏普利策的棋艺，何况他需要一位弈棋对手，所以为他说了情。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谢里登开始包围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普利策所在的连队守在谢南多亚河边。他遵照理查德·欣顿少校的命令，无声无息地在战场上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现在战争结束了，阅兵开始了。骑兵们靠得如此紧密，以致他只好全神贯注地看着马匹，因而没有看见威严的检阅台。他所看见的是在他两旁的人和马。后来他这样说，“没有看到别的什么。骑兵们以密集的队形一排紧挨一排地接受检阅，但是我的膝盖真是酸痛极了。”前一天晚上水车冲洒过这条大道，沉重的脚步和马蹄还是扬起了一片片呛鼻子、迷眼睛的尘土。他没有看到在第十五大街发生的一段插曲：当一位美丽的姑娘把一束鲜花扔给长期不露面的卡斯特将军时，将军骑的马受惊而起，险些把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惊马跑出两

个街区后才得以控制。他也没有看见悬挂在国会大厦上的大幅标语：“我们偿还不起的唯一国债，就是我们欠下常胜联邦军战士的债。”

当然，他也没有看见林肯。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安放总统遗体的灵柩也是沿着这条大道抬走的。而现在是安德鲁·约翰逊站在旗帜招展的检阅台上，他的身边有斯坦顿、格兰特、米德及其他人。

普利策就这样经过了检阅台。5月23日过去了，他才发现事情并没有完，军人还得办理繁杂拖沓的退伍手续。6月26日他才奉命离开华盛顿。7月7日他在纽约领到最后一次月薪13美元后，就退伍了。

和平也有和平的问题。纽约市内退伍军人拥挤不堪，许多军人找不到工作。普利策和其他千百个退伍兵一样，仍然穿着军装。他的蹩脚英语使他难以找到工作，他的津贴眼看要花完了。他常去市府公园，懒散地躺在长凳上，凝视着对面熙熙攘攘的派克大街。霍勒斯·格里利、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和曼顿·马布尔是那里的当代名流，而约瑟夫·普利策的名声以后却大大超过他们。

纽约人非常讨厌失业的士兵。普利策甚至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还要过那种豪华的生活，他有时住在派克大街的法国饭店里，还要到弗兰克福特大街皮鞋摊去擦皮鞋。有一天，饭店侍从让他另择住处，因为他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蓝军衣，玷污饭店的优美环境，也惹恼上流房客。但人们可曾想到，普利策有一天会高高兴兴地买下这家法国饭店，然后把它砸得粉碎，再在原地重建一幢造价200万美元的摩天大楼。在目前这种窘境下，他可以给布达佩斯的母亲写信求助，但他的

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

10月1日前后，当他站在普尔门式客车的车门口，决定到德国人聚集的城市圣路易斯去的时候，他已囊空如洗，身无分文。他变卖了他唯一的贵重财产——一条漂亮的真丝手绢，而获得75美分。钱花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东西了。

10月10日，他冒着阴冷的秋雨到达圣路易斯城东部，囊空如洗，一文不名，浑身湿透，真是饥寒交迫。他发现他必须渡过密西西比河，才能到达圣路易斯城。

“圣路易斯城的黎明对我来说似乎是希望之乡，”他后来回想说。渡船的轮机长威金斯讲德语，而普利策只好在渡船上充当临时火伕。这是一桩胸前烤得发烫后背冻得发僵的工作，这样才得以抵销了他的摆渡费。在圣路易斯城，德国人看来和在慕尼黑一样，喜欢帮人一把。他找到最大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编辑部，并在这家周报社里，看到了一张本顿兵营招雇一名骡马饲养员的广告。第二天，他步行四英里来到这个兵营应招，可是他只干了两天，因为这里的伙食，尤其是骡叫，实在令人厌恶。他后来说：“没有饲养过16匹骡马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工作和烦恼。”

嗣后，他靠干一些临时的工作谋生，这也说明他很难受雇，因为他干瘦如柴，不宜干重活。此外，他因自尊心太强、感情易冲动而不能服从生硬的命令。

圣路易斯城没有遭到战争的创伤，该城从联邦军需主任投资时18000万美元中得益，大批新型工业的兴起使这座城市兴旺发达。而普利策还是经常失业，他当过船台的看守，舱面水手，建筑工人，内河装卸工，马车车伕。有一段时间，他

还在第五大街著名的托尼·福斯特饭店里当过侍者。经常出入于这家饭店的有，学识渊博的苏格兰教师托马斯·戴维森和圣路易斯哲学研究会成员，其中包括俾斯麦的侄子、出生于德国的亨利·C·布罗克迈耶和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托里·哈里斯。在布罗克迈耶的诽谤和褻渎中，人们可以领教这位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哲学家。他的同事们都很有学问。普利策“入迷般地倾听布罗克迈耶的铿锵有力的言词，即使在他给他们送椒盐卷饼和啤酒的时候”。有一次，他不慎把手中的碟子滑落到地上，汤洒在一位老顾客身上，他因而被解雇，只得另找工作。他节衣缩食，度过这个贫困时期。业余时间他在第五大街和洋槐大街的商业图书馆里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件倒霉的事，他和另外几十个人每人交了5美元给一位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去做高报酬工作的推销商。他们乘上了一艘充满恶臭的小轮船，后来又被甩在城南30多英里的地方。当小轮船径自开走时，他们才醒悟过来，他们上当受骗了。他们只好徒步回到圣路易斯，一气之下普利策写了一篇揭穿这个骗局的报道。当《西方邮报》刊登了他的报道时——这显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他感到非常高兴。

他当时认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坐落在第五大街和市场大街交叉口的四层大楼内的一家德文报社，该报由慈善的埃米尔·普雷托里斯博士主编。他的蹩脚英语在那里倒不成问题。报社时常让他写一些短文。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律师威廉·帕特里克和查尔斯·菲利普·约翰逊和外科医生约瑟夫·纳什·麦克道尔的办公室。麦克道尔医生在战争时期帮助

美国南部邦联医治伤员，最近刚回来。由于普利策非凡的外表，帕特里克和约翰逊称他为“莎士比亚”，派他差使，让他保管法律文件，帮他度过失业时期。1866年，霍乱袭击圣路易斯城时，他结识了麦克道医生，并在危难中得到了这位医生的帮助。8月初，霍乱就发生了，并迅速蔓延，在8月份的第二周就有728人死亡，第三周有918人死亡。在全市26万人口中，至少有7万人背井离乡，而那些没走的人也在依靠预防措施与病魔作斗争。……

未受霍乱袭击的芝加哥在所有铁路沿线散发传单，警告移民预防密苏里的瘟疫。一位名叫威廉·赫普沃思·狄克逊的英国旅行家就是在这个不祥的时刻到达的，并注意到，“……委员会已经停止每天公布死亡人数了，死亡人数只能根据街道上的送葬队伍推测。……每条街上都点燃了火堆；每个贫民窟都被迫撒上了石灰；没有人敢到公共场所去；可怕的传说……成了饭桌上交谈的话题，你会听说每个官员都死里逃生，甚至罪犯或杀人犯如果同意埋葬霍乱病死者，就可以获得赦免。未被埋葬的尸体都被堆在一个岛上。……丧钟日夜不停地哀鸣。”

在麦克道尔医生的帮助下，普利策出任阿塞纳尔岛典狱长。许多死者被埋葬在岛上。甚至连监狱都自由了，犯人们纷纷逃跑。他一边帮助埋葬尸体，一边勤奋学习，直到这场瘟疫夺走了3527条圣路易斯人的生命后，他才于10月份结束了这不愉快的工作。他的律师朋友现在又来帮助他了，劝他到大西洋—太平洋铁路修建工程处去工作，这项工程是那个时代人们纷纷趁机霸占土地的例子之一。

在一名黑人助手的帮助下，他骑马南下，来到原始的奥

扎克村，粗暴的村民拒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他来这里负责铁路经过的12县的铺设权的备案工作。他的一种令人惊讶的天才，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就是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惊人的记忆力。他能记住复杂的条文，并能凭记忆力把它们写进各县档案里。有一次，普利策和黑人助手骑马涉过洪水泛滥的加斯科纳德河时被浪潮吞没了，黑人被溺死，普利策尽管是个游泳健将，也是拼命挣扎，勉强游到对岸。

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给约翰逊和帕特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在报社给他腾了一张空桌，让他认真学习法律，充分利用他们的图书馆。普利策胸怀壮志，抓紧时间拼命阅读法律书籍。1867年3月6日，他放弃了对奥地利的忠顺，加入了美国国籍。

1968年底，《西方邮报》需要招聘一名记者，当他被录用时，他高兴极了。这时他21岁，终于找到了通往发迹成名的道路。

约瑟夫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他的新闻工作，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从当日上午十点至次日凌晨两点，仿佛时间太短了。他尖尖的鼻子，骨瘦如柴的身躯，结结巴巴的英语，破旧的衣衫和容易冲动的性格使他成为圣路易斯报界同行的嘲笑对象。这与他当年在军队中的遭遇十分相似。一位同行写到了他的“独一无二的外貌和罕见的装束”，还写到了“他对新闻的无限渴望”，并说他“不得不遭到许多人的讥讽和嘲笑。”自作聪明的人特别注意他的鼻子，有意称他为“特大鼻先生”。他还有其他出名的绰号“德国小丑”或“丑犹太”。当时，《西方邮报》热情支持格兰特将军为总统候选人，因而普利策的新职就有了用武之地。他逐渐结识了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

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成为普雷托里斯夫人特别喜欢的人。他在布罗克迈耶的法律办公室加入了哲学协会，并常到第四大街弗里茨·罗斯林的德文书店去汲取知识。在他的新朋友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凯普勒的演员兼漫画家。他有一个重要的朋友，红发教授托马斯·戴维森，此人生于阿伯丁，比普利策大七岁，是一个寻求真理的异教徒和唯理论者。

普利策很幸运地追随了戴维森、舒尔茨和普雷托里斯。1868年秋天，他来到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为格兰特发表竞选演说。格兰特将军当选了，他便成了密苏里州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和德国人的英雄。1869年1月，他当选为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尽管他在该州居住还不到两年，这种快速升官给普利策树立了一个迅速掌握政权的榜样，也推动了他进入《西方邮报》领导阶层。

1869年12月14日，普利策出席了在圣路易斯城第十大街举行的共和党会议，该党领导人想在会上指名一位候选人，来填补由于民主党人约翰·特里的辞职而造成的立法机构中的空席。他们选中的就是极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切斯特·克鲁姆。当克鲁姆表示不愿出任时，他们选中了普利策，大会一致通过了对他的提名，尽管他年仅22岁，离竞选规定的年龄还差3岁。《西方邮报》报道说，提名是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的，普利策讲了“几句显然发自肺腑的话”。他说他不是追求荣誉，而是为了积极参加竞选运动。

《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是共和党的报纸，而《密苏里共和主义者报》却支持民主党人。普利策的对手是烟草商塞缪尔·格兰瑟姆。《西方邮报》攻击此人是否有竞选的资格，因

为他参加过美国南部邦联军。其实年长的格兰瑟姆事事清白，就是缺少能耐。普利策组织街头会议，发表演说，亲自拉选票，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这次毫无生气的竞选活动。《民主主义者报》和他自己的《西方邮报》全力支持他。12月21日，一场暴风雪阻挡了某些选民投票，但是，选举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他以209票对147票战胜了格兰瑟姆。他从来没有想到他尚未达到竞选规定的年龄；立法机关对此也不甚了解，但他作为杰斐逊市的州议会议员出席了1870年1月5日召开的大会。

他后来把这天看作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一天。对舒尔茨、普雷托里斯、戴维森和普利策这些对欧洲的独裁统治记忆犹新的人来说，美国的民主不仅仅是政府的另一形式。民主是独一无二的珍品，是向文明的阔步迈进，是美国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是一个值得珍惜和为之奋斗的礼物，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对于易动感情的普利策来说，尽管他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他对民主的追求不亚于别人对宗教的信仰。在他的生活中，宗教信仰没有地位，但他对宗教并非怀有敌意。他和戴维森一样是一个进步的异教徒，并拒绝与任何个别宗教派别结盟，因而人们找不到他曾参加过任何弥撒或犹太教徒集会的证据。

他秉性热情，对每一法规都要从多方面加以衡量，然后，或视之为罪恶而抨击；或视之为德政而颂扬。1月中旬，他起草了一个改组县级法院的议案。

他的议案旨在铲除长期存在的政治特权，结果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奥古斯丁和其他几个议院说客匆忙赶到杰斐逊城以施加影响。与此同时，普利策在《邮报》上鼓

吹自己的议案，并提请公众注意奥古斯丁正在城里为县级法院奔波，值得追究其动机。

1月27日傍晚七点左右，普利策走进了施米特饭店。这里是立法委员们的聚会地点。他要在这里会见一批来自圣路易斯的代表。前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奥古斯丁上尉和华莱士·格鲁莱这位普利策的好友。奥古斯丁突然向普利策冲去，手指着对方的大鼻子，大声吼道：《邮报》上的所有报道都是捏造的。还骂普利策是一个“该死的造谣专家”。

有篇报道中说，“普利策先生当时提醒奥古斯丁上尉注意，不要措辞激烈”。他离开了会场，格鲁莱跟在后面说：“普利策，你为什么不把那家伙打倒在地？他骂你是该死的造谣专家。你应该发挥战斗精神，男子汉大丈夫。”

但是，普利策只哼了一句，走出了饭店。他过了几条马路，回到自己的住所。他的同屋伊特纳正好在家。普利策忍无可忍，告诉同伴说奥古斯丁侮辱了他，他要“加倍回敬他”。伊特纳看见他翻了一通箱子，但是未曾注意到他掏出一枝四管的夏普手枪。普利策匆忙走了出去。在饭店门口，他碰到了正要去电报局的格鲁莱。

“如果你愿意等一会儿，我有一出好戏让你看！”他说。格鲁莱说，他一会儿就回来。毫无疑问，此时的普利策已经气得发昏，他要枪杀奥古斯丁。对普利策十分友好的《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是这样描写的：他跨进了前厅，“奥古斯丁再次向他走来，二人以侮辱的词句重新开始对骂，他骂奥古斯丁是谎言家，奥古斯丁则骂他是狗崽子”。奥古斯丁开始向他逼近，想要卡他的脖子，普利策突然掏出了手枪瞄准对方腹

部，周围的人惊恐万状，呼吁罢手，但是奥古斯丁已经向这位年轻人扑了过去。就在这位粗壮的议院说客要把普利策狠狠摔倒时，手枪响了两声。侥幸的是奥古斯丁使枪口偏斜，因而只有一颗子弹打中膝盖下方，另一颗子弹穿进了地板。

在施米特饭店里，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激烈的场面。立法委员们冲进了这场生死的搏斗中，夺走了普利策的手枪，推走了鲜血淋漓、大声叫骂的奥古斯丁，请来了医生。普利策也在这场混战中碰破了头。虽然有人对他表示不满，却没有人阻止他回家。不久来了一个警察，逮捕了他，并押送他和伊特纳去见市治安长官。伊特纳作保，普利策获释。第二天早晨在法庭上，他被以违警罪罚款5美元，另加11美元50美分的扰乱治安费。但接着他又被指控为更严重的谋杀未遂罪。奥古斯丁只是肌肤受了些伤，这完全是他的侥幸。虽然当时手枪是普通的个人财产，但是人们认为普利策违反了使用手枪的规定。以往对他友好的《密苏里民主主义者报》说，“这样的行为一般地被称作是无耻的谋杀未遂”。即使格鲁莱敬佩他，并企图在《电讯报》上大事化小，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问题从最好的方面来看，也是够糟糕的。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分渲染”。如果不能证明奥古斯丁在第二次相遇中也掏出了手枪，那么普利策的案情肯定是严重的。当时的一般叙述都含糊其辞，没有提到这位上尉手里是否有枪，有些人猜测普利策的脑袋是在地板上碰破的，但其中有个人说是奥古斯丁用大口径短筒手枪或别的手枪砸破了普利策的头部。几年后，普利策还坚持说他的对手拔出手枪，猛击他的头部。

公众的情绪虽然对他不利，他不得不在《西方邮报》上发表一篇声明：“我的全部要求就是澄清事实。”